

本书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一般项目（2022BZX002）的阶段性成果

总序

智能文明时代是哲学问题迸发的时代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深化发展,不仅重新定义了我们时代的技术,迎来了技术发展的新时代,而且正在将人类文明的演进方向从工业文明时代和信息文明时代全面推向智能文明时代。

智能文明时代是人类社会由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转向受科学技术驱动发展的时代。如果说,以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为标志的前三次技术革命是赋能,目标是拓展人的肢体能力,追求物质生产的自动化和最大化,其结果是将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那么,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则是赋智,目标是增强机器的感知力和决策判断力,追求生产过程的自主化和无人化,其结果是将人类追求自动化的目标从物质拓展到思想,从双手拓展到大脑,从肌肉拓展到心灵,从体力拓展到精神,从有形拓展到无形,其发展趋势将会是对工业文明釜底抽薪,颠覆其发展理念,摧毁其制度大厦,成为工业文明的掘墓人和智能文明的缔造者。

智能文明越向纵深发展,在赋能时代形成的概念范畴的解释力就越弱,其社会运行与管理机制的适用性就越差。这也表明,人类社会从赋能时代向赋智时代的转变,不再是发展信念的转变,而是概念范畴的重建。概念是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界面之一。概念工具箱的匮乏,不只是一个问题,还是一种风险,它将使我们恐惧和拒绝不能被赋予意义的新生事物。特别是,随着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神经科学、脑机接口、精准医学等技术的深度发展,我们人类不只有能力控制与利用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还有能力进行记忆和情感增强,这必然会带来更多深层次的关乎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问题:人之为人的边界在哪里?人的哪些特征是最基本的和不可改变的?应该如何引导智能文明的发展?我们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思考,将希腊哲学家热衷讨论的“认识自我”的灵魂拷问转变为如何在实践中维护人格尊严等关乎人性的时代之问。

除此之外,网络化使 Web 既成为记录个人兴趣、诊断文化变迁、预测社会事件以及揭示社会境况等的新阵地,也为人们传播谣言、发泄情绪、侵犯隐私、弱化求真意识等提供了便捷场所;数字化模糊了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创生了一个超记忆、超复制、超扩散的世界,使人类进入数据流变的时代,使人的生活方式从购买有形实物向着订购无形服务转变,使数据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新界面,赋予人数字身份、数字画像乃至产生数字孪生等;智能化使人机关系从过去的工具关系和对立关系转向当前的合作关系,未来还有可能出现融合关系,从而颠覆基于人与工具二分所建构起来的一切制度体系及其思想观念,更重要的是,智能化在为人类的全面解放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还会导致比解决物质贫困问题更加尖锐的问题,即解决人的精神贫穷或赋予生命意义的休闲问题。

由此可见,智能文明时代既是人类有可能获得全面解放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哲学问题迸发的时代,以及哲学探索前所未有地变得同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同样重要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自然—社会—人文内在协调发展的时代。鉴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团队成员在完成“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第二轮)创新项目”过程中,不再只是专注于解读古本,而是将哲学之思立足于当下和聚焦于未来,共同推出这套“智能文明时代的哲学探索”丛书。本丛书的出版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第二轮)的资助,在此深表感谢!

团队成员在完成第一轮创新工程(2013—2018年)项目时主要围绕“信息文明的哲学思考”展开,完成了两套丛书,其一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信息文明与当代哲学发展》译丛,包括五本译著:《在线生活宣言:超连接时代的人类》(成素梅、孙越、蒋益、刘默译)、《数字方法》(成素梅、陈鹏、赵彰译)、

《无线：网络文化中激进的经验主义》(张帆译)、《信息伦理学》(薛平译)和《创建互联网智能：荒野计算、分布式数字意识和新兴的全球大脑》(戴潘译)；其二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信息文明的哲学研究》丛书，包括五本著作：《虚拟现象的哲学探索》(张怡著)、《信息文明的伦理基础》(段伟文著)、《大数据时代的认知哲学革命》(戴潘著)、《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成素梅、张帆等著)和《人的信息化与人类未来发展》(计海庆著)。这两套丛书也是团队成员集体完成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信息文明的哲学研究”的结项成果。第二轮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学科的团队成成员虽然在人员组成上有所变化，但是，我们将在前两套丛书的基础上继续砥砺前行。

本序言完稿之时，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4 周年，在此，我代表团队成员致敬我们的英雄，祝所有的军人们节日快乐！

成素梅

2021 年 8 月 1 日，上海

序

尼采可能是史上最难定义的哲学家。他是一位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家,反启蒙的启蒙主义者,批判科学又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科学,抨击宗教又试图呼吁一种信仰的复兴。作为积极的虚无主义者,他一方面认为人是注定要走向失败的,另一方面却又对未来之生命给予了极高的希望与想象。无论是多变的写作风格,还是广泛的思考议题,都给我们理解、阐释其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自20世纪初尼采思想被引入国门以来,如何发掘其现实意义和取鉴价值,一直是学界前辈着力研讨的问题。从五四启蒙、抗日救亡到改革开放,尼采之所以能够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时说时新,更多是因为我们需要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进入21世纪后,随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尼采与科学的关系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尼采确实阅读过大量的科学著作,包括生理学、解剖学、胚胎学、物理学等,但他毕竟不是自然科学家,他只是试图在一个弃神的时代里,从哲学角度追问: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科学?

毋庸置疑,在科学与艺术之间,尼采会选择艺术,正如在艺术与生命之间他会选择生命一样。科学问题、艺术问题、伦理问题(生命问题)在尼采那里息息相关。他在追问“我们需要何种科学”的同时,也在追问“我们需要何种艺术”,以及“我们需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本书主要内容分为尼采与科学、尼采与艺术、尼采与伦理三块。

科学部分探讨了尼采与自然主义的关系、尼采与达尔文主义的关系,以

及尼采与超人类主义的关系。其实早在 100 多年前,王国维就曾指出尼采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卢梭的“新自然主义”思想(《尼采氏之教育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则把尼采视作达尔文的追随者,认为其哲学根基是 19 世纪的生物进化理论。茅盾也曾把尼采解释为进化论者,并主张将其“超人”学说理解成某种特殊的进化论(《尼采的学说》)。本部分内容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前辈学人的洞见,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重新勾勒尼采的“快乐科学”面谱。

艺术部分主要聚焦于尼采的早期思想,内容涉及酒神狄奥尼索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音乐剧。众所周知,尼采的学术志业起于古典学,后来因为对古典学的历史实证主义倾向产生不满,才将兴趣转向哲学跟科学。那么,尼采是如何完成其思想转型,并在彷徨中确立自己的学术身份的?他又为何会在狄奥尼索斯身上看到欧洲文明的希望及未来?狄奥尼索斯与耶稣基督之间有何隐秘关联,以及狄奥尼索斯艺术何以是一种快乐的艺术?或许我们可以由此寻获一个颇具文艺范的尼采。

伦理部分主要考察尼采与德性伦理学运动的关系。德性伦理学运动发端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尼采德性论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由于尼采特别看重个体(道德行动者)的兴盛,因此把他纳入亚里士多德传统似乎并无不妥。但尼采对目的论的批判,对理性和中庸之道的警惕又跟亚里士多德扞格不通。那么,应该如何理解他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能否从实存论角度解释尼采的德性思想?尼采宣扬的伦理自然主义是否可行?本部分对此均有讨论。

当然,我们很难用简笔素描的方式将尼采思想概述完全。任何哲学家都是复杂的,尼采也不例外。尼采的复杂性跟其所处时代脱离不了干系。19 世纪新旧思想交织,基督教信仰尚有余晖。德国观念论在黑格尔那里攀上巅峰,旋即又随着自然科学的进展而走向破产。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逐次被发现。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叔本华的意志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轮番登上学术舞台。进入 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路德维希·毕希纳、卡尔·福格特、摩莱萧特等具有生理学和医学背景的哲学家开始鼓吹科学唯

物主义,掀起了一场颇具影响力的争论。不过这场唯物主义之争很快就被一场更具影响力的达尔文主义之争所取代。于是,进化论、遗传学、优生学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就此而言,尼采堪称时代之子。他博采众长,又放眼未来,对西方文明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做了全面的反思与回应。

本书是笔者近十年研究成果的回顾。如果从写作顺序来看,结构应该是尼采与艺术、尼采与伦理和尼采与科学。之所以把尼采与科学放在首位,一方面是为了凸显尼采之于科技时代的意义,另一方面是为了凸显笔者当下的思考和关注。科学无疑主导着我们的未来。唯有通过科学,我们才能够加深对于艺术和生命的理解。但科学问题又不能只通过科学自身来解决。科学在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中往往是盲目的,它不能为自身导航。以算法和算力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带来的可能不止福利,还有风险的视角性遮蔽。或许只有在生命和艺术的基准上,科学问题才能得以澄清。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各部分虽存在内在关联,但亦可独立成篇。读者可以随意跳过某一部分而从其他部分开始阅读。十年一瞬,“万千符码万千兵,扁鼓声声闯幻宫”的昔日豪情,亦难免会被“迷陷天门阵”的氏惆所取代。但人总归会在某时某处获得某些意外的认可和鼓励,让自己保有继续“磨剑”的勇气,不为“破敌营”(像年轻时那般),但求慰平生。

是为序。

2023年5月于沪

目 录

总序：智能文明时代是哲学问题进发的时代 / 成素梅 1

序 / 5

尼采与科学

自然主义 达尔文主义 超人类主义

尼采为什么是一位自然主义者 / 3

尼采是自然主义者吗? / 3

尼采的自然主义是一种现象论吗? / 8

如何理解尼采的“自然”或“自然主义”? / 12

尼采与 19 世纪达尔文主义 / 16

关于“尼采与达尔文主义”的争论 / 16

尼采对达尔文的接受与理解 / 20

尼采对达尔文的反思与批判 / 25

尼采与超人类主义的合流及分野 / 30

争论回顾：尼采与超人类主义能否兼容？ / 31

思想承续：重新理解和定义“人” / 35

理路分歧：自然进化还是定向进化？ / 39

尼采与艺术

狄奥尼索斯 荷马 古希腊音乐剧

青年尼采的思想转型及其困境 / 47

从神学、古典学转向哲学 / 48

不可知论难题与尼采的解决尝试 / 51

尼采的参战经历及“将来之神”构想 / 55

从艺术到哲学：尼采思想中狄奥尼索斯形象之变 / 60

从艺术走向哲学 / 62

灵与肉的结合：狄奥尼索斯的人格化 / 64

新宗教的确立：狄奥尼索斯反对基督 / 67

尼采巴塞尔时期的荷马研究 / 71

荷马与赫西俄德对立？ / 71

重估荷马问题 / 74

荷马世界的出现与消亡 / 78

尼采巴塞尔时期的酒神崇拜研究 / 83

从阿波罗到狄奥尼索斯 / 83

神话中的狄奥尼索斯 / 86

狄奥尼索斯崇拜的起源问题 / 89

尼采与伦理

德性伦理学运动 非道德 道德自然主义

尼采与德性伦理学运动 / 97

关于“尼采与德性伦理学”的争论 / 98

尼采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吗? / 101

尼采是德性伦理学家吗? / 105

尼采的道德自然主义 / 110

两种回归自然的方式 / 111

两种自然 / 114

作为反自然的道德与道德自然主义 / 119

尼采自然思想中的伦理维度 / 123

伦理学的“奠基”问题 / 123

尼采的自然伦理思想：以“自然”为伦理学奠基 / 127

对摩尔“自然主义谬误”的批判以及对尼采的辩护 / 130

附 录

《悲剧的诞生》导读

《悲剧的诞生》导读一：狄奥尼索斯、太一与艺术形而上学 / 137

狄奥尼索斯与太一 / 137

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 / 140

狄奥尼索斯与艺术形而上学 / 143

4 尼采的三副面孔

《悲剧的诞生》导读二：悲剧的诞生、消亡及复兴 / 148

悲剧的诞生 / 148

悲剧的消亡 / 154

悲剧的复兴 / 159

参考文献 / 169

后记 / 173

尼采与科学

自然主义 达尔文主义 超人类主义

如果你不想让眼与心弱化，
就要在黑暗中追寻太阳！

——《快乐的科学》

尼采为什么是一位自然主义者

近年来,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等英美学者重提尼采与自然主义的关系,重新把尼采定义为自然主义者,引起了学界热议。议论的焦点在于:尼采是自然主义者吗?若是,他的自然主义是何种自然主义?以及尼采的自然主义能否与现代科学对接?尼采虽然承认自己是自然主义者,也主张过“快乐的科学”,但他所谓的科学绝非经验实证的自然科学,他的自然主义也绝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自然主义。尼采的科学以康德现象论为基础,却不以现象论为旨归,相反,他试图通过回归自然来超越现象论。尼采以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来理解自然。权力意志与自然的生成、流变有关,而永恒轮回则与自然的必然性、确定性有关。以此为基础,尼采构建了肯定生命之流变和命运之必然的自然主义哲学。

尼采是自然主义者吗?

尼采晚期在《偶像的黄昏》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回归自然”和道德“自然主义”。然而,究竟什么是尼采的“自然”和“自然主义”?尼采是不是一位自然主义者?这长期以来都是学界关心的话题。

早在1890年,瑞典裔德国学者欧拉·汉森(Ola Hansson)就曾写过《尼采与自然主义》一文。他把“自然主义”理解为一种以左拉为代表的现代文

艺流派,并试图在文章中探讨尼采与这一文艺流派的关系。^①

与欧拉·汉森一样,许多早期研究者都把“自然主义”看成是一种简单的、非哲学的思想。因此,他们要么像奥古斯特·乔纳斯·多尔纳(August Johannes Dorner)那样,认为尼采的“自然主义”虽然独特,但却不是一种哲学观点;要么像雅斯贝尔斯那样,认为在尼采貌似简单的自然主义背后还隐藏着哲学深意。^②

近年来,布赖恩·莱特、理查德·沙赫特(Richard Schacht)、克里斯托弗·贾纳韦(Christopher Janaway)等英美学者试图让尼采与分析哲学传统对接,重提尼采与自然主义的关系,重新把尼采定义为自然主义者,从而引发了学界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尼采究竟是不是一位自然主义者?如果是,那么他的自然主义是何种自然主义?尼采的自然主义与现代科学的契合程度有多大?以及他的研究方法能不能与科学的经验方法对接?

布赖恩·莱特就认为“因果关系和因果性解释”(causation and causal explanation)是尼采自然主义的核心,而这也是近年来科学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③以此为前提,他试图把尼采的自然主义科学化。在《尼采论道德》一书中,莱特把自然主义分为方法性自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uralism)和实质性自然主义(substantive naturalism),并认为,方法性自然主义在探讨问题时要么依仗于科学的成果,要么依仗于科学的方法;而实质性自然主义则要么从存在论角度认为“存在的只有自然事物”,要么从语义学角度认为“任何概念的哲学分析都必须合乎经验探究”。^④莱特认为,自然事物之外没有超自然的存在,这是尼采实质性自然主义的主要特征;而

① Ola Hansson, “Friedrich Nietzsche und der Naturalismus”, in: *Nietzsche. Aus dem Schwedischen Übersetzt und Herausgegeben von Erik Gloßmann*, Regensburg: Klaus Boer Verlag, 1997, S. 57-85.

② Helmut Heit, “Naturalizing Perspectives. On the Epistemology of Nietzsche’s Experimental Naturalizations”, *Nietzsche-Studien*, 2016, 45 (1): p. 59. Heit 在文中把 August Johannes Dorner 笔误为 Alfred Dorner.

③ Brian Leiter, *Nietzsche’s Naturalism Reconsider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ublic Law & Legal Theory Working Paper, No. 235 (2008), p. 21.

④ Brian Leiter, *Nietzsche on Morality*, 2nd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2-4.

尼采的方法性自然主义则体现在,他解释人类道德现象时,不仅受到现代科学成果(尤其是生理学)的影响,还试图“依据科学来探究道德现象的因果决定因素”。^① 因此,无论在方法性上,还是在实质性上,尼采都是自然主义者。理查德·沙赫特认为,莱特试图将尼采的自然主义科学化,然而,科学自然主义却是尼采所鄙视的东西。与其说尼采的哲学是一种科学自然主义,不如说是科学自然主义的解毒剂,也就是说,尼采在寻找一种科学自然主义的替代性方案。^② 基于此,沙赫特给尼采的自然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尼采可以被理解为一位自然主义者,因为他对一切人类事物的说明和解释,不与科学相冲突”,甚至在某些地方他“还受到了科学的影响”,并且他的说明和解释“不涉及其他任何超越于此岸世界之外的东西”。^③ 可见,沙赫特将尼采自然主义的特征归纳为如下三点:其一,尼采只关注此岸世界;其二,尼采对此岸世界的论述与科学不冲突;其三,尼采的某些论述受到了当时科学的影响。然而如果尼采的自然主义不过是沙赫特所归纳出来的这三点的话,那么我们当下的每个人似乎都能够称得上是尼采式的自然主义者了。尼采并不比我们每个人懂得更多。沙赫特把尼采哲学变成了大众化的常识哲学。沙赫特显然已经意识到,把尼采与经验科学严格对接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试图在一种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来解释尼采与科学的关系,以便使自己显得不像莱特那么激进。然而,把尼采哲学常识化、大众化,即意味着尼采魅力的消失。

赫尔穆特·海特(Helmut Heit)在《自然化视角:论尼采的实验性自然化的知识论》(“Naturalizing Perspectives: On the Epistemology of Nietzsche’s Experimental Naturalizations”)一文中提出了用自然主义来定义尼采时遇到的两难:如果我们放宽自然主义的内涵,使人人都是自然主义者,那么自

① Brian Leiter, *Nietzsche on Morality*, p. 6.

② Richard Schacht, “Nietzsche’s Naturalism”, *The Journal of Nietzsche Studies*, Volume 43, Number 2, Autumn 2012, p. 188.

③ Richard Schacht, “Nietzsche’s Naturalism”, p. 192. 需要说明的是,沙赫特的定义借鉴了贾纳韦(Janaway)的观点。贾纳韦曾给尼采的自然主义下了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尼采可以被理解为一位自然主义者,因为他所寻求的引证原因的解,不与科学相冲突。”参见 Janaway, *Beyond Selfless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然主义这个概念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而如果我们明确地限定自然主义的内涵，那么尼采是不是自然主义者就是成问题的。^① 于是海特认为，虽然把尼采与自然主义联系起来不能说是全错，但在论证尼采是自然主义者的同时，研究者却需要提供许多限定性条款以避免指责，这些逃避指责的附加性条款如此之多，以至于常常会超出了研究的必要性而成为一种恶。因此，与其说用自然主义这样的标签来定义尼采，倒不如通过研究其哲学特色来丰富尼采。^② 海特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依此来为尼采撕掉“自然主义者”这个标签，却未免矫枉过正。因为，早在 1873~1874 年，尼采在思考“伦理自然主义崇拜”^③的同时就曾经明确地宣称，“我们是纯粹的自然主义者”（Wir sind rohe Naturalisten）。^④ 虽然如海特所言，“自然主义”这个词在尼采著述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前后出现时的内涵也颇有不同，^⑤但它却是一个经过晚期尼采审定过的概念。尼采在他发疯前亲手审定过的最后一本书《偶像的黄昏》中提出“回归自然”和道德“自然主义”绝非偶然。如果说尼采早期在《悲剧的诞生》中使用“自然主义”更多遵循的是当时的惯常用法的话，那么，到了晚期《偶像的黄昏》那里，尼采就将这个概念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使之成为一个可以与“超人”“永恒轮回”“权力意志”相提并论的尼采式概念。我们不能因为“自然主义”这个概念出现的次数比较少，就将之屏蔽于视野范围之外。因为除了提出“自然主义”这个概念，尼采还针对人类的“去自然化”进程（形而上学传统、犹太-基督教传统），提出了“回归自然”^⑥和“转化回自然”（zurückübersetzen in die Natur）^⑦的口号和方案。显然，“自然”在尼采那里不仅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标准，更是走向“超人”，开

① Helmut Heit, “Naturalizing Perspectives”, p. 63.

② Helmut Heit, “Naturalizing Perspectives”, p. 57.

③ KSA7, S. 723. (尼采的著作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简称 KSA, 下同)

④ KSA7, S. 741.

⑤ “自然主义”一词分别出现在《悲剧的诞生》第 7 节、《人性的，太人性的》第 1 卷第 221 节、《偶像的黄昏·违反自然的道德》第 4 节。海特认为，在《悲剧的诞生》和《人性的，太人性的》中，自然主义指的是一种文学艺术上的流派，而在《偶像的黄昏》中，自然主义却与健康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自然主义道德”意味着“健康的道德”，参见 Helmut Heit, “Naturalizing Perspectives”, p. 59.

⑥ KSA6, S. 150.

⑦ KSA5, S. 169.